

# 早春

鲍尔吉·原野

上午九点多，我到公园的树林里漫游。练拳的人见背剑的人往回走，问：咋不练了？背剑者说：再过一会儿地就化泞了。

我看脚下，地黑而润，像眨着苏醒的眼睛。眼下是二月末，略观物候，冬天好像还没过去，但地润了。如果冰冻的大地开始化泞并撵走背剑的晨练人，不就开春了吗？

“春天”一词，后面的字眼虽然叫“天”，但春从地里走过来，夏天秋天和冬天都由土地裁决节令，包括长草、开花和封冻。天只是刮刮风而已。

我说的“略观物候”，是以冬日的麻木心态看风景。若细瞅——假如以小鸟精准的视力和盼春心态辨察周围，与隆冬已有不同，垂柳从行道树的褐黑中透出微黄，枝条软了。枝软比微黄更可作立春的证据。走在土上能觉出地厚，冻土跟钢铁差不多，无所谓薄厚。说到鸟，鸟比冬日更大胆活泼，灰喜鹊扑啦啦落在离人不远的地面打量周遭。我猜它想在地下打一个滚儿，表达高兴的心情。灌木的枝杈还在尘埃里萧条，但叶芽在前端已露破绽，像用指尖捉一只蚂蚁；也像旧商人捏手指头谈价钱。灌木和春风讨价还价的结果是每枝萌发36片叶芽。

对敏感的人，春夜比白天更有着微妙的变化。夜空广大澄明，星星好像换了一拨值夜者，个头矮，且陌生。春夜观天，如在海底仰望。月夜，像一块蓝玻璃盒子，动荡、有波纹（流星的身影）。春天的夜色堆在天上放不下，从边际的地方流淌人间。月亮表面好像包一层透明的冰，比夏天白净。

观物候，除草木的渐变，还有小孩的征象。孩子属于大自然而非社会。归大自然所管的孩子透露季节的变化。孩子在春天里好动，如实说是盲动。在公园和大街上玩耍的孩子，脸上的粉红与冬夏都不相同，他们把花先开在脸上。孩子眼里笑意更多，跟放假、天气和暖有关，跟春天更有对应的缘由。春让大地松软，让柳枝

轻柔，孩子怎么会无动于衷？“天人合一”，原本在说孩子，他们元神饱满，比老年人更早与更多接到春天的暗示，筋骨能耐，最宜生发。

假如以中医诊脉的手法为树、小鸟和大地把一把脉，结论一定是春天到了。墒在土里行走，水在树皮里行走，还有看不到的东西在万物间膨胀勃发，它是领跑者和启动人。在春天，它的名字叫春。

“春江花月夜”这五个字写尽了所有良辰美景，打头的是一个“春”字。春如果不站在头一排，万物都跟不上来。我对名字里带“春”的人素有敬意。春把花朵、河开、雁来这些意韵浓缩成一个字——春。“春”在汉字里的读法也有诗意，是一个唇音，跟“吃”的音接近，跟“恩”的音也接近。春是庄稼人吃饱饭的第一道门槛，春对每个人都有大恩。吃唔恩——春。在春天，对着绿叶与小鸟念几声“春”，都让人心里轻快。

# 春的消息

陈小燕

节令已过雨水，天气仍旧寒冷，春天还有多远呢？隔着宽广的河，残冰消融，流水在转弯的地方，露出淙淙的肌理；隔着含烟的山峦，春仿佛在云天缥缈间。想起年少时的一个晚自习，课桌抽屉里竟然收到一封情书，确切而慌张，揣着青涩的秘密，成长是一件生发无限可能的事，起起伏伏间，终沉淀为岁月里的感动。春总是在类似的期盼又忐忑中来临。不是吗？白昼渐渐拉长，阳光一寸一寸地透迤，春在不远的地方，正写着一封写也写不完的信。

风拂过林梢，轻柔地，树影在天幕中摇曳生姿。夕阳如一幅朦胧的画卷，薄雾轻笼，落日圆润而火红，犹如一幕温暖的回忆。往昔温柔，暖意从大地各处蒸腾，氤氲扩散，惊动了一口古井的涟漪。日落时分，山河一片寂静。缓缓地，夕阳沉没，树枝如修长的手指交错舞动，将霞光撕成碎片，片片如玫瑰花瓣，在林梢间飘散。每一抹红，都蕴含着春的消息。“陌上花开，可缓缓归矣。”

千年之前的一个春日，收到丈夫信件的妇人，在镜前整理妆容，收拾行囊，从娘家启程归家。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”三千年前的西周，一位归乡的士卒在雨雪中慢慢行进，想起离别时的春日，杨柳依依，岁月流转，不知故乡亲人是否安康。

这些诗句都是春寄来的旧信。如一位交往甚密的故人，在旷野，在街边，穿过长云，绕过人群，顾盼等待春来之前的一切迹象。哪怕在静夜，竖起耳朵听，春走在路上的脚步踏踏。春的来信仍在路上。

云雾低垂，冬的脚步徘徊，显出缠缠绵绵的情愫。以为要落雪，却沥沥下起了雨。春，还是破壳而出了。收到春的来信了吗？想起昨夜梦到了年轻时的母亲，如看一个电影镜头，她从冬日萧瑟的林间穿过，妈……我喊她。她仿佛听不见。永别，像从前许多次一样，再次把我揪住。

雨丝细细，如轻言轻语的述说。雨，时大时小，大时如齐刷刷长起的青

苗，斜斜的，看得见株行的间隔，小时若有若无，雾霭飘飞。烟雨迷蒙，凉意微微。心潮潮润润，想哭，还是会心地笑了，感到春的力量是从大地之下而来，蒸腾着绵密无尽的柔情与宽慰。

雨下了一整个日夜，漫步雨中，不撑伞，春意淡淡。第二天清晨，地面结了一层薄冰。寒意如针扎般从衣领袖口侵入，冬日仿佛并未远去。雨渐渐成了雪，落在地上迅速融化，春水如消息，四处流淌。粘粘的，紧随鞋跟，如同剪不断的牵挂。

雨水之后，便是惊蛰，雷声将响，虫儿们将醒，万物都将在这天听到春的呼唤。春的信件已拆开，文字散落，岁月沉香。

# 土里的年轮

卢尘忆

带儿子参加过。塑料桶装的小树苗，根须裹着营养土，种在画好白线的山坡上。我望着远处机械臂挥舞的造林车，忽然想起李奶奶的蓝手帕。那天，我们偷偷在树坑里埋了颗奶糖，算是对土地的一点心意。

旧年老家拆迁，老宅院里的香椿树要移走，75岁的父亲执意要亲自挖。他围着树转了三圈，突然抓起一把土按在树根上：“带着娘家的土，到哪儿都能扎得住根。”拉香椿树的车开出二里地了，他忽然拍腿大叫：“忘了系红布！”最后还是小妹解下红围巾缠在树干上，父亲这才踏实。

那天微信视频，父亲把手机对准新移栽的香椿树，喘着粗气说：“瞧见没？冒芽了！东南枝先绿的，今年准是个好年。”我突然想起小时候，他教我认年轮，说树和人一样，心里都藏着好多圈圈。有的圈宽，是遇上了好光景；有的圈窄，是挨过苦日子；最要紧的是那圈淡淡的痕，是熬过寒冬留下的记号。

今早送儿子上学，看见学校在补种玉兰。穿校服的孩子蹲在树坑边递水壶，阳光穿过新叶，在他们背上描出片片光斑。忽然想起老宅院里的那棵槐树，该有30圈年轮了。不知它是否还记得，有个男孩曾把弹弓藏在它的树洞里，还在树皮上歪歪扭扭地刻了个“人”字——那是我学会写的第一个字。

泥土永远不会退休。它记得每粒种子的乳名，认得每道年轮的掌纹。就好似父亲说，植树节前后，用脸贴住新栽的树苗时，树皮是温的，和婴儿的额头一个温度。今年的植树节，我会带儿子回乡下看父亲，也会教儿子用脸贴住新栽的树苗，对了，树苗就选择他喜欢的脆柿。